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 外国儿童 文学经典100部

阅读经典，就是阅读世界；阅读经典，就像水手去航海  
你的忧愁，就是我的风暴；你的欢乐，就是我的云彩  
能做一名读者是幸福的  
我阅读，所以我美丽；我思想，所以我存在

# 小人国 大人国

[英国] 斯威夫特◎著  
徐朴◎译



#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

## 小人国大人国

[英]斯威夫特 / 著 徐朴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人国大人国 / (英)斯威夫特(Swift,J.)著;徐朴译.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12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

ISBN 978-7-5351-6340-0

I.①小… II.①斯…②徐… III.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①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1509 号

## **小人国大人国**

[英国]斯威夫特/著 徐 朴/译

责任编辑/陆才坚 李 松

装帧设计/钮 灵

插 图/豆豆菲

美术编辑/安 红

出版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9.5 印张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51-63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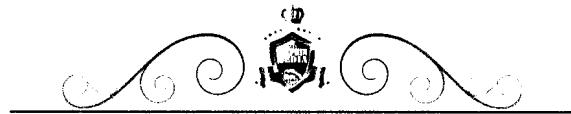
定 价/13.00 元



策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电话: 027-87398305 销售电话: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邮箱: wangq007\_65@sina.com



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  
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  
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  
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  
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美丽；  
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外 国 儿 童 文 学 经 典 1 0 0 部

---

## Preface



### 总序

## 永恒的经典，一生的邀请

阅读文学经典，就像是阅读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因为，每一本美好的书，都不仅仅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它们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小世界”。阅读文学经典，也像大海茫茫之中的水手在航海，书中的忧愁与悲伤，是他的黑夜和风暴；书中的欢乐与希望，是他的阳光和云彩。世界上还有比阅读更美好、更惬意、更幸福的事情吗？请你相信：你阅读，所以你美丽；正如你思想，所以你存在。

美国家喻户晓的广播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著名阅读指导专家费迪曼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阅读推广经验，为读者们设计和推荐过一份经典阅读书单，取名为“一生的读书计划”。

他设想，这样的一份读书计划，应该是适用于从十几岁到九十几岁的所有读书人的。同时他也强调，一生的读书计划最

好就从童年开始。这是因为，这些经典书籍中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内在精神不断成长的源泉，成为你一生中最好的、永难离弃的伴侣。他说：“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精神中的一部分，就会永远长驻心中，发挥无限强大的作用……它们是你一生用之不尽、蕴藏丰富的宝山。”

《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正是基于同费迪曼教授同样的愿望，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和大众读者所遴选出的一份比较完备的阅读书单。

这些童书杰作，大都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淘洗，经过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一代代读者的检验和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具有伟大和恒久品质的不朽之作。它们写的都是少年儿童们感兴趣的故事；它们的叙述方式也能为全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少年儿童们所接受；它们所呈现出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是向每一个读者敞开的。

这是一些永恒的经典。这是对你的一生的邀请。

在我们记忆的长夜里，曾经有过许多明亮的经典儿童文学的神灯，给过我们温暖、光明、幻想，还有智慧和力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每个人精神世界的一次次改变，那些神灯的光芒，也许渐渐变得遥远和朦胧了，有的甚至已经变成我们遥远和模糊的记忆的背景，而不再是记忆的内容本身。即使有些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我们都还记得，但经过了许多年之后再打开它，却发现那已经是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了。时间和经验，在

我们不知不觉得已将它们颠覆或重新“改写”了。因此，重新擦亮记忆深处的那一盏盏神灯，重新返回经典文学阅读的花园，重新寻找回各自的阅读记忆中的密码和感觉，进而完成一种自觉的和美好的精神确认，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人称为“作家的作家”，曾经担任过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有三句与书有关的名言，值得喜欢阅读的人记取。一句话是：“我一生都在书籍中旅行。”想想看，这样的一生该有多么幸福！另一句话是：“天堂的样子，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样子。”——他是在想象着，有一天他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还能够坐在图书馆里幸福地读书呢。还有一句话：“在图书馆里，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那本书。”——他的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书很多很多，多得你根本就读不过来，即使活上几辈子也读不完呢。关键是要学会读书，要学会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和真正喜欢的、而且能够帮助自己的好书。

是的，去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只有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那本书，它才能真正成为你心灵上的朋友，成为一处你随时乐意去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只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人会用同一种方式去读同一本书。

优秀的文学翻译家，从来就被人们称为建造神话中的通天之塔“巴比塔”的大匠，是一群伟大的“盗火者”和“播火者”。

正是因为有了优秀的文学翻译，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语言文字藩篱得以清除，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类之间思想和精神的虹桥得以构架，整个人类的思想和文明的星空，才变得无限的辽阔、明亮和璀璨。有了他们，我们的读者才能跨越语言障碍，共享阅读的幸福与快乐。

列入《外国儿童文学经典 100 部》中的经典童书，代表着和涵盖了全人类儿童文学领域里最杰出的文学名篇和艺术智慧成果，所选书目不仅包括了读者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不朽经典，也有许多本来应该被人们记住、却随着时间的流逝和译文版本的稀少而被忽略和遗忘的经典杰作。叶君健、陈伯吹、吕叔湘、蒋天佐、冯春、任溶溶、绿原、吴钩陶、姚以恩、唐祖论、林秀清、茹香雪、王石安、徐朴、潘辛、李自修、韦苇、莫雅平等不同语种的儿童文学翻译名家，为这套书系奉献出了各自优美的和忠实可靠的中文译本。

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只要我们有耐心，并且怀着一种敬畏之心轻轻地擦去时间留给它们的飞灰与尘埃，神灯的光芒将愈加明亮。数千年来人类有幸拥有了一批最伟大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和幸福花园，我们将世世代代守护着它们，使这缕书香薪火相传、延绵不断。

徐鲁  
2009 年 12 月 24 日

##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部分 游小人国	001
第二部分 游大人国	069
译后记	142

---

# 100 Foreign Children's Literature Classics

## 第一部分 游小人国

---



## 第一章

作者讲述他和他的家庭，以及他出海旅行的动机。他所乘的船不幸沉没，他泅水逃生，安全登陆，到了小人国，做了俘虏，被带往那个国家的首都。

我的父亲在诺西丁汉郡有一点小小的产业，我在他的五个儿子中排行第三。我 14 岁那年，他送我进剑桥的爱玛纽埃尔学院，我在那里待了三年，专心攻读。尽管我已得到一笔小小的津贴，但我父亲薄薄的家产还是无法负担我继续受教育的费用。于是我在伦敦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倍脱斯先生那里做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这期间我父亲不时给我寄来一小笔钱，我把它用在学习航海和数学科目上，这些对一个想出海旅行的人是很有用的，而我当时一直深信不疑航海总有一天会给我带来好运。离开倍脱斯先生以后，我回到老家，在我父亲、舅舅约翰跟其他几个亲戚的资助下，得到了 40 镑钱，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 30 镑钱，

让我在荷兰的兰顿学习内科医学。我知道那对我长途旅行非常有用，所以在那里学了 2 年 7 个月。

我从兰顿回来不久，我的好老师倍脱斯先生把我推荐给“燕子号”船长阿伯拉哈姆·潘内尔，让我到船上去做外科医生，我在那条船上待了三年半，在地中海东部国家和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作过一两次旅行。从那里回来以后，我决定在伦敦定居，我的老师倍脱斯先生也鼓励我这样做，还把一些病人介绍给我。我在老犹太巷租了一幢小房子，为了改变我的经济条件，我跟玛丽·伯顿小姐结了婚，她是新门街一个制袜商爱特蒙得·伯顿先生的第二个女儿。为此我得到了 400 磅嫁妆。

但是不到两年，我的好老师倍脱斯先生离世了，我在伦敦的朋友又很少，因此我行医的情况就很糟糕，因为我的良心不容许我去模仿这个行业中的种种恶习，虽说这些恶习在我的同行中屡见不鲜。于是我跟妻子和几个熟人商量以后，决定再次出海去航行。我先后在两条船上做外科医生，六年里经历了好几次航行，到过印度也到过西印度，这使我的财产增加了不少。我空闲下来读一些有名的著作，古代的现代的什么都读。船上备有大量书籍，这给我提供了方便。到了岸上，我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同时学习当地的语言，由于我有很强的记忆力，学起来轻而易举。

后来的几次航行中我没有赚到多少钱，对航海也开始有点厌倦了，我想跟妻子和家人待在一起。我从老犹太巷搬到了费德巷，又从那儿搬到了瓦彬巷，想在水手人群里找到一些业务，但是事情并不如意。三年里我一直在期待会有所转机，三年以后，“羚羊号”船主威廉·泼列查德船长准备到南太平洋作一次航行，他给我提供了一份报酬丰厚的工作。1699 年 5 月 4 日我们从布里斯托尔起航。开头我们的航行非常顺利。

也许我把这些航海冒险中的细节全都写出来，读者会看得很不耐烦。

我觉得描述一下我们从布里斯托尔到东印度的那一段航行就够了。在那次航行中，我们被强烈的风暴吹到了西北的塔斯马尼亚，经过测算，我们已到了赤道以南，南纬 30 度 2 分的地方。船上的 12 个水手因为精疲力竭和营养不良而死去，而其余的人身体也已经极度疲劳。

到了 11 月 5 日，那些地方已经进入夏季，天气往往大雾弥漫，水手远远看见船前六七百英尺处有一块岩石。当时风刮得很猛，我们的船径直撞了过去，很快就撞碎了。我和 5 个水手把小船放入海中，设法不让它和岩石相撞。

根据我的计算，我们大约划了三海里，就已经再也划不动了——我们在大船上就已精疲力竭。我们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后来，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小船被突然从北方刮来的一阵狂风掀翻了。

我那些小船上的伙伴，还有逃到岩石上去的人和留在大船上的人情况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十有八九都难逃噩运。

至于我，让风浪推着听天由命漂在海里。我时常把腿放下去，可总碰不到底，就在我差不多气力已经用完，再也无法挣扎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脚总算可以触到底了。与此同时，风暴也减弱了不少。

浅滩的坡度很小，我走了将近一英里才到岸上。我估计那时候大约是晚上八点钟。后来我又向前走了约半英里，没有发现任何人迹和房屋，不过也可能是我身体实在过于虚弱而没有发现。我疲倦极了，加上我在离船以前喝过半品脱白兰地，所以很想睡觉。

我在草地上睡了下来，地上的草又短又软，我很快就睡得死死的，在我的一生中我不记得还有哪次睡得那么沉过。我估计我足足睡了 9 个小时，因为醒来的时候正好天亮。我想站起身来，不料竟无法动弹，我发现由于我仰面而卧，我的四肢被牢牢地缚在身体的两侧，我那又长又密的头

发也被人用同样方式缚住了。从我的胳膊窝到大腿、身体也被一些细绳东一道西一道牢牢束住。我的眼睛只能朝天看，那时太阳越来越热，阳光刺痛着我的眼睛。

我听到我的四周有一片嘈杂的声音，可是由于我睡在地上的姿势，除了天空我什么也看不见。很快，我感觉到有什么活的东西爬上了我的左腿，那东西轻轻地到了我的胸前，接近了我的下巴，我拼命地让我的眼睛往下看，只见那是一个形状像人的东西，还不到 6 英寸高，手里拿着一把弓和一支箭，背上还背着一个箭壶。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感觉到至少有 40 个同样的东西也跟了上来。

我惊骇万分，便大喊大叫起来，他们大吃一惊，转身就逃，后来有人告诉我有几个从我身边跳下去，还因此受了伤。不过他们很快又回来了，其中一个竟胆敢一直走上来，看到了我的整个面孔，他举起了双手，昂起了头，表示出赞美的样子，用颤抖而清晰的声音说：Hekinah degul<sup>①</sup>。其他人也把这两个字眼重复了好几次，可我当时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我一直躺在那里，读者可以想象，当然很不舒服。最后我想挣脱身子，总算走运，弄断了一些绳子，也扭松了把我左臂紧紧系在地上的木钉。这样一来，我能把手举到我的脸上了，也终于弄清了他们绑住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猛扯一下，也使我感到一阵剧痛，我把左边缚住我头发的绳子弄松了。这样我的头可以动了，不过只能动两英寸左右。

那些小东西又一次逃开去，我没有来得及抓住他们。紧接着就有一阵大叫大嚷，声音抖得厉害，这阵叫嚷停下来以后，我又听到他们中的一个高喊了一声：Tolgo phonac。这时我马上觉得有百十支箭射在我的左手，

① 这是作者自造的小人国语言，表示惊叹。

就像无数枚针在同时刺我一样。除此之外，他们还向天空射了一阵箭，就像我们欧洲人朝天开炮一样。我想这些箭有许多落在我身上，不过我并未感觉到，有一些掉在我脸上，我马上用左手去挡。

这阵箭射完以后，我又开始想挣脱身子，他们又发射了一排箭，比上一排还密。有一些还想用长矛刺我的腰，不过幸亏我穿着皮背心，他们刺不穿。这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便是躺着不动。我的打算是一直躺到晚上，既然我的左手已经松开，我可以轻而易举把自己解放出来。要是这些居民全都像我看见过的一样大小，那么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就是引来一支军队，我也能跟他们相对抗。

可是形势跟我想的很不一样。那些人注意到我安静了下来，便不再射箭。不过根据声音，我估计他们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而且大约离我四码左右，正对着我的右耳朵的方向，我听到一个敲击声已经响了一个多小时，好像有些人在那里干活。在木钉和绳子允许的范围内，我尽量转过头去，只见那儿建起了一个平台，离地大约有一英尺半。上面可以站四个这样的居民，他们用两三把梯子登了上去，其中一个好像是显贵，就站在上面给我作了长篇演说，可我一个字都不懂。

不过我该提一下，那就是这个要人在开始演说以前，他曾三次高呼 Langro dehul san (这些字和以前说的一些字，后来都有人向我反复说明)。这时马上有 50 个居民上来，割断绑住我头左边的绳子，让我的头可以自由转到右边去，以便看到那个人和那个人说话时的手势。看上去那是一个中年人，比那三个侍候他的人高出一头，不过也只比我的中指稍稍长了一点。那三个人中有一个是侍童，拉着他的衣裾。另外两个一边一个，护卫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很像是一个演说家，我看得出来，他一会儿在威胁，一会儿在许愿，一会儿表示同情，一会儿表示友好。